

“文学淮军”擂台
征文 第九季

煮一壶时光暖寒冬

韦仁

无论什么季节,我的父亲都喜欢喝茶,特别是深冬时节,他喜欢温一壶老茶,坐在屋檐下慢慢品尝,享受属于他的冬日慢时光。

在乡下老屋,父亲煮茶的壶不大,圆圆的肚子,弯曲的壶耳,壶柄上缠着一圈土布,配上古铜色的壶身,壶底残留着斑斑点点的黑点,一看就知道父亲经常用它来煮茶喝。

冬日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屋里,映照出微黄的光芒,让人倍感舒心自在。父亲开始生火煮茶。他从水缸里灌了一壶山泉水,盖上壶盖,放在火炉上,点火。火炉里的火,开始的时候冒着一股白烟,萦绕在厨房的上空,阳光恰好从窗口射进来,跟炊烟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五彩斑斓的幻景,在屋内欢快地舞动着,像薄纱一样柔软、丝滑。父亲突然的喷嚏声,振得炊烟急忙转圈逃走了。

父亲继续添加柴火,火炉里的火越烧越旺,炸出点点火星,火苗疯狂地舔着壶底,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水烧开。然而,父亲并不着急,他不紧不慢地添加柴火,静静地听着壶里的水在咕嘟咕嘟地响着,似乎在听着它诉说自己忙碌的一生。看着水汽呼呼地向四处飘散,也像极了自己奔波的一生。父亲慢下来煮茶的样子,很专注,很享受。父亲,茶壶,火炉,在冬阳的照耀下,是一幅多么唯美的画面,让人不忍心打



“杲杲冬日出,照我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如蛰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冷风也会忌惮太阳的光芒,还是会略懂人情世故,赏几分薄面,看着热情的阳光洒满大地时,便开始收敛心性,消退几分傲人的刺骨。

我有些放心不下家里的爷爷奶奶,趁着日头正盛,搭上公交车往家的方向赶,下了公交车便沿着回家的路走着。路边宽阔的沟渠里,水清澈见底,几只鱼在水中嬉戏。水流有些缓慢,仿佛踱着步晃晃悠悠似的,阳光下的水闪着光亮,温婉柔和。而后沟渠变窄,水流变得急促,遇到石块更为湍急,激流也会拍打出显眼的浪花,最后飞溅到沟渠旁的草丛里消失不见。水一会叮叮咚咚,一会哗啦啦啦,好像在为迎接春的到来排练动听的歌曲。路边有枯黄的草,凋零的模样让我心绪感伤,再凑近一看,点点绿意抽新芽,哇,此刻枯草的尽头是生机盎然,原来都在精心酝酿生的奇迹。

水流送我到家门口,然后深情款款地回眸,依依不舍地挥手作别。走到家门前,石榴树干枯的枝丫探出了院墙,风一吹,晃动着、摇摆着,好像在欢迎远道而来的我。推开门,小狗阿黄看着我的到来兴奋得蹦跳着,尾巴立挺摇得精神。晾晒的白菜翠绿色与鲜黄嫩相间,风荡漾着如垂帘一般梦幻浪漫。奶奶坐在院坝的鸡舍旁晒着太阳。老屋的瓦片躺在房顶上沐浴着阳光。阳光



时光慢且暖

漆艳林

扰他们。

茶叶从父亲的指尖轻轻滑落,掉进透明的玻璃杯中,碰着杯底发出“叮叮”的清脆声,宛如悦耳的轻音乐,又像来自山林的天籁之音,让人沉醉其中。父亲从火炉上拎起茶壶,向杯中加水,如柱的水流把茶叶冲得四处飘散,到处乱跑,宛如仙女散花,又像秋风落叶,煞是好看。待杯中的水平静之后,茶叶慢慢舒展开来,茶的颜色在杯中渐渐浓开,变得越来越浓,茶香随之氤氲四溢,沁人心脾。等待茶汤降温的时候,顺便偷闲看窗外人来人往,观天上云卷云舒,抑或躺在睡椅上闭目养神,也是很惬意、很享受的过程。

轻轻啜饮一口,苦中有甜,甜中有苦。经过淬炼过的甘露,我们要用眼睛仔细看,用耳朵认真听,用鼻子专注闻,用舌尖着重品,用意念卖力评,才能喝出茶的香味,喝出时光的醇香。这些柴火煮的茶汤不仅仅暖了胃,更暖了心。

傍晚的时候,靠在窗边,手捧着一杯温热的茶杯,感受那一丝丝的温暖,让它浸透我们的身体,温暖我们的每一个细胞。看窗外灯火阑珊,观夜空星辰灿烂,慢慢回味一天的慢时光,抑或捧着一本心爱的书籍,遨游在书中故事的海洋,不知不觉便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在漫长的冬日,让我们煮一壶温暖的时光,温暖寒冷的冬天;让茶香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温暖我们的世界;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温暖,充满阳光,充满幸福。

下,红土墙上斑驳的岁月,清晰可见。两只老母鸡在院子里悠闲的走着,我便问奶奶:“这两只怎么没关进鸡舍里。”奶奶笑着说:“下蛋的母鸡,关进鸡舍就不下蛋了。”

正说着,小黑母鸡神采飞扬地走出来,神气地咯咯叫,我赶紧去鸡窝看了一眼,属实该它炫耀,鸡蛋躺在鸡窝里呼呼睡大觉。我把鸡蛋捡起来,还有些温热,放进屋里,便跟奶奶坐在院里晒太阳。湛蓝的天空,有白云悠闲地飘,鸟儿深情并茂地在树梢鸣唱,这日子浪漫而有情调。我一下就感受到了慢时光的温暖,不用心慌,不用追赶,不用着急。此刻我跟奶奶谈天说地,说村里的趣事,说小时候的光阴。再看看眼前的奶奶,故事的小孩已然老去,都说岁月无痕,可脸上留下的是岁月,也是光阴。

小花猫躺在石头上晒太阳,眯着眼睛打盹,好不惬意。奶奶说:“你捡回来的小花猫本事挺大,昨天还逮着两只老鼠在我面前炫耀。前些日子跑到山坡上,回来还叼了只野兔,只可惜咬死了,不然还可以养一养。”我笑着问奶奶:“那小花猫一直以来没咬过家里养的兔子,好奇怪啊。”奶奶回答说:“小花猫记恩,也护家,家养的兔子不咬,就连这散养在外的母鸡也不追。还常把自己喜欢的吃食让给母鸡吃呢。”望着微笑说说的奶奶,静下心来倾听,或许这就是时光慢且暖,岁月静好温柔以待的样子。

或许幸福不是腰缠万贯。幸福是家人身体健康,是短暂的小聚,闲话着家长里短,听着欢声笑语。在日子里徜徉,沐浴阳光,感受人间烟火赋予的曼妙气息,如此而已。

在腊月里伫望

钱续坤

不知是年龄渐长的缘故还是心境变化的因由,双脚自从踏进腊月的门槛,我总习惯伫立于窗前,朝着故乡的方向痴痴地幽望。尽管没有望眼欲穿的痛楚和归心似箭的冲动,可是只要想到已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年迈的父母,想到热情好客的父老乡亲在年前的忙碌,想到务工经商的兄弟姐妹其乐融融地团聚,我的心便会情不自禁地泛起阵阵涟漪,继而有咸涩的泪水悄然地涌上潮湿的眼眶,一切在瞬间似乎都变得模糊起来。

在别人包括我的妻儿看来,我的这种伫望显得有些矫情,但是对于一个在乡村生活了二十多年并且有着浓厚恋乡情结的农家子弟来说,腊月可谓最让人心驰神往又最让人倍受煎熬的月份——心驰神往是因为在外辛辛苦苦打拼了一年,现在终于又可以回家与父母享受天伦之乐了;倍受煎熬则是觉得腊月里的每一天都好长好长,扳着手指数着数着,竟然计算不到归期。心灵的落差与期望的失衡,既给伫望提供了最大的可能,也给伫望予以了足够的空间,因此伫立窗前发呆也能成为一顿坚毅的剪影,至少会为凛冽的寒冬增添一丝暖色,使放逐的心灵得到一丝慰藉。

其实在腊月里伫望,城市并非最佳的界点,不信你看呀,霓虹闪烁的高楼,川流不息的汽车,此起彼伏的叫卖,冷若冰霜的擦肩等等,给予人的感受多是紫陌红尘的喧嚣和人情世故的冷漠。无怪乎刘墉先生这样感慨:“生活在城里,我们几乎体会不到过年的喜庆,更难体验到亲情的可贵!”但是残酷的现实让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必须站在城市的一个高处向着前方极力伫望,因为只有在水泥筑就的高楼大厦上,你才有可能真切地感悟到:故乡是游子方向!老家是幸福的港湾!

事实上,在腊月里伫望的并不仅仅只有在外漂泊的游子,更有村头老槐树下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亲。自从外出务工经商的男女青年陆续回到了家乡,我知道我的老母亲每天一定会在夕阳西下时,站在村口朝着新修通的水泥道路痴痴地张望,她多么希望在那一拨又一拨返乡的人流中,一眼就看到她孩子们一起回家过年的身影。尽管我们在前两天的电话中已经明确告知了返乡的日期,可她依然初衷不改,并且微笑着说:“一天不到村头去望一下,心里空落落的,好像总有什么事没有做……”——这种伫望溢出的应当是博大的母爱,流露的应该是挚爱的亲情!

穿越时空的界限,我想我与母亲的伫望终会在某一个地方邂逅的。四目相对时,我会深情地说上一声:“妈,你別在村头等待了,我现在就回去!”